

大儒王应麟 甬上传古今

王介堂



王应麟画像 (谢君度 作)

今年9月13日，即农历癸卯七月廿九，正逢享有“在宋一代，罕有伦比”美誉的宋代大儒王应麟诞辰800周年的特别纪念日子。

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晚号深宁居士，南宋鄞县城厢(今宁波市海曙区)人，历官三朝(理宗、度宗、恭帝)，著述宏富，卷近七百，为宋元之际杰出的大学问家、爱国政治家、教育家。其原著《三字经》影响广泛久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性的启蒙教材。古往今来，家乡人民以各种方式表达对这位杰出先贤的敬仰与缅怀之情。下面笔者把有关资料按时间顺序梳理一下，以饕诸位同好。

自古以来，宁波的父老乡亲一直把王应麟在宁波湖东岸的出生地和晚年隐居著述二十余年的故居称为“王尚书第”，王尚书第内有藏书楼，名“汲古堂”，堂上悬有宋理宗御书飞白“汲古传忠”匾额。故居前街巷称“王尚书第巷”或“王府前”。几百年来，故乡亲父老就一直用这种最简单、最纯朴的方式纪念这位杰出的先贤。

在宁波古时的两个孔庙里(位于今中山广场的原“府学”和今第一医院的原“县学”)，都附祀有几位宁波古代最杰出的大儒，王公应麟是列入其中的佼佼者。

《鄞县通志》载，宁波西门外文昌阁北(原西郊路航船埠头附近)，自清代道光七年(1827年)就建有“王伯厚先生祠”，纪念王尚书应麟，它应该就是古代宁波的“王应麟纪念馆”。可惜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二月因西郊路扩建而被“废为鄞西小学教室(原西郊路小学前身)，其木主迁至航船埠头新填河基公园侧”。曾听熟悉甬上掌故的文史专家洪可尧先生讲过，当时“王伯厚先生祠”的正殿被拆迁到白云庄重建，作“甬上证人书院”之用，现白云庄内朝东一幢三开间建筑即为王祠原来的正殿。

二十世纪20年代中，故乡人民为纪念王应麟，将王应麟故居所在的小巷命名为念书巷，以纪念终生念书不倦、忧国忧民的王公应麟。听洪可尧先生说，此举乃为宁波著名藏书家、伏跖室主人、时任鄞县文献委员会负责人的冯孟颀先生所提议。

创办于1912年的宁波名校——效实中学，1927年启用慈溪冯君木先生撰词的“校歌”，歌词曰：“粤维共和元年春，精庐涌出鄞西门。为新中国作新民，兰蕙茁茁扬芳芬。深宁东发翼以奔，先路所导畴弗循。储能效实在本根，四明光气长轮囷。”把

王应麟(晚号深宁老人)和黄震(字东发)这两位南宋时期的著名宁波籍学者、思想家写进了歌词。1930年前后，效实中学又启用同为慈溪人的魏友枋先生撰写的校歌，歌词为：“明山佳气郁葱葱，甬江如带水流东。跨西城一角，楼观凌空。海内共和伊始，看多少担簦人士读书谈道其中。是社会中坚分子，是国家健儿身手，正宜及时用功。深宁考据、谢山(清全祖望先生字)掌故，足启我童蒙。愿共守先正遗训，言忠信，行笃敬，效实储能齐努力，破壁引飞龙。”两度校歌都把王应麟等先贤的名字写入歌词。在1987年效实中学建校七十五周年时，又恢复这所高校的使用，勉励莘莘学子，向王应麟等杰出的先贤学习。

1996年，是王应麟逝世700周年的纪念之年。在宁波文化人士的发起和推动下，该年12月7日，一次完全由民间自发组织的大型纪念活动在宁波江北宝庆讲寺内举办，150余名文化界人士参加了这次“王应麟逝世七百年周年纪念暨《宝庆讲寺记》碑重建仪式”的活动，纪念会简朴而热烈，收到了极佳的社会反响。同时在宝庆讲寺内新增设了“王应麟纪念馆”，纪念馆匾额为甬上耆老、效实中学老校长李庆坤先生所题，王应麟画像由画家谢君度先生所绘，纪念馆内挂满了诗人墨客撰写的诗词对联。这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宁波市民自发设立的第一个“王应麟纪念馆”。纪念会后，由周冠明先生撰文、胡茂伟先生书写的《宝庆寺王应麟纪念馆记》一巨碑，屹立在千年古刹中。

在这次民间自发纪念会的推动下，同年12月14日，鄞县人民政府以官方的名义在县政府内举行王应麟逝世700周年纪念会。参加过宝庆讲寺纪念会的众多老师应邀参加了会议，当时会场上悬挂的王应麟画像还是从宝庆讲寺借过去的。其间，新闻媒体对两次纪念会作了大量宣传，王应麟的名声又重响于四明大地上。

同年12月19日，宁波文化人士依据天一阁所藏地方志的记载，十余一起探寻鄞东同吞龙舌山，在荆棘丛中寻找到了王应麟墓道。山下不远处有一铁佛寺，是古代为纪念王应麟所设的功德寺。发现王应麟墓的消息迅速为《人民日报》等媒体刊登报道。

2003年8月26日(农历癸未七月廿九是王应麟生日)，宁波文化界人士在天一阁开会纪念王应麟诞生780周年。新闻媒体作了报道。



二〇〇五年十月，念书巷竖起了这块“宋硕儒王应麟故里”纪念碑。(王介堂 摄)

2005年10月，宁波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者和热心文化人士发起，在王应麟的出生地、晚年隐居20年的念书巷竖起了这块“宋硕儒王应麟故里”纪念碑。碑额为著名书法家曹厚德先生所书。

二十一世纪初，在文保人士的呼吁下，鄞州区文管会将同吞龙舌山王应麟墓道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使这处难得的名人遗迹依法得到保护和修缮。

2006年和2016年，是王应麟逝世710周年和逝世720周年的年份，宁波文化人士又相聚在宝庆讲寺内举行大型纪念会。并与寺方约定，以后每隔10年举行一次纪念会，共同缅怀这位杰出的先贤。

2010年前后，在镇明路云石街口立起了王应麟教授儿童朗诵三字经的铜像。此组铜像为美术家绍灵先生设计，笔者有幸为王公应麟简介撰文。

2010年，历史上作为王应麟功德寺的鄞东同吞铁佛寺新建三合院，以纪念王应麟三字经中名句“玉不琢，不成器”之义取名“琢玉堂”，由书法家李羨唐先生书额，悬匾立碑，并新置王应麟铜质坐像，供大家凭吊，我市又添一处“王应麟纪念馆”。

本世纪初，鄞州区在鄞南增设了一所全新规模的中学，为纪念大儒王应麟，定名为“应麟书院”。校园中随处可见充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布置，勉励青少年学生牢记“玉不琢，不成器”“勤有功，戏无益”。

2014年9月，宁波江北宝庆讲寺为纪念王应麟撰写《宝庆讲寺记》七百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王应麟原著《三字经》为世界性启蒙教材四十年，特举办“宝庆杯”《三字经》书法大赛和摄影大赛，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

2016年9月，在宁波文化热心人士的牵头推动下，宁波市三字经文化研究会成立，除组织各种活动外，每年清明节前夕都组织去王应麟墓道扫墓祭祀，缅怀先贤。

2023年是王应麟诞生800周年的一年，3月30日，宁波市三字经文化研究会组织了一次隆重的祭扫仪式。

仲春时节，三字经文化研究会组织的“全城同读三字经”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4月22日，宁波文史研究部门在月湖边的“屠氏别业”举行“纪念王应麟诞辰800周年”活动，由文史专家戴松岳先生主讲王应麟的事迹与学术思想。

5月8日，三字经文化研究会等在鄞州应麟书院举行“纪念王应麟诞辰800周年”专家研讨会，并邀请到国家邮票总公司的专家介绍王应麟纪念邮票的设计构想。

截至2023年，鄞州区已连续举办12届“王应麟读书节”，使之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王应麟永远是宁波人民的骄傲!

鉴赏与收藏

心无挂碍 怡然自得 ——吉木堂“文人雅士图”品赏

应敏明

吉木堂是甬上重要的收藏艺术馆，收藏品涵盖古代瓷器、青铜器、家具和江南木雕。它收藏的江南木雕花板，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为江南之最，令人叹为观止。其中，东阳清中期“文人雅士图”门芯花板八片，堪称精妙绝伦。

据金柏松编著的《东阳木雕文化志》记载，这八片门芯花板原是东阳白坦村务本堂排门的门芯。当年排门有十扇。1998年8月务本堂失火，烧毁了许多建筑，这十片门芯花板流离失所，散落民间，日后几经周折，被甬上吉木堂艺术馆收藏。冥冥中，人在寻物，物在寻人，是一种缘分。

务本堂位于东阳巍山镇白坦村，建于清道光年间，是进士吴品珩和贡生吴品珩兄弟俩的宅第，现为国家级文保单位。当年有这么一说：东阳东门第一楼便是务本堂。务本堂的轩、梁、檀、枋、斗拱、牛腿、门窗等雕刻，无不精美，与国保单位东阳湖溪镇的马上桥花厅、卢宅等名宅的雕刻齐名。

东阳木雕源远流长，嘉庆、道光年间，东阳木雕进入鼎盛时期，曾有数百名木雕艺人应召到京城皇宫从事木雕装饰工作，一时名满天下。东阳务本堂、马上桥花厅、卢宅等名宅的建筑木雕均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其刻画面受《芥子园画谱》影响较大，业界称之为“雕花体”，务本堂八片门芯花板是“雕花体”木雕的代表作之一。

该门芯花板，长29cm，宽15.5cm，樟木材质，每片板底雕镂空网格纹，边框镂空缠枝莲纹，人物旁或雕松或雕柏，中心雕一文人雅士携一书童。木雕满工，构图严谨，力法犀利，表现出高超的雕饰技



“文人雅士图”门芯花板 (应敏明供图)

艺。文人雅士倚背、溜肩，宽衣大袖，和宋、元、明人物画一脉相承，古拙、有仙气。书童形象天真烂漫。人物佩戴或如意或流苏，怡然自得。图案取材古代文人雅士“琴棋书画诗酒花茶”的生活场景，以文化为基础的“八雅”，是传统文人雅士理想的生活追求。

八片门芯花板中，六片长者蓄髯，携童。两片白面书生携童。其一，书童携琴仰视长者；其二，书童托棋盘，长者握鹤毛扇；其三，长者读书，书童陪伴；其四，长者观画，书童服侍；其五，长者吟诗，书童持书；其六，书童奉上美酒，长者待饮；其七，书童奉花，白面书生欣赏；其八，长者读书图。由于遗失两片，上述八片花板中，缺少饮茶题材。

可以说，就工艺而言，这八片门芯花板的雕刻，在东阳古代木雕中属于“天花板”级别。欣赏木雕中八仙风道骨的文人雅士，文雅古拙之气扑面而来，让我不由得联想到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想起陶渊明、李贺，想起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宋四家”，想起黄公望、倪云林，想起文徵明、张岱，想起李渔、袁枚和石涛……

和今天相比，我觉得旧时文人雅士、骚人墨客的闲情逸致更为丰富、有内涵，更多追求生活的本真和天趣。他们“春游芳草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让人心生羡慕，备受启迪。

现实中的“武林盟主” ——由金庸武侠想到“武举制度”

曲水

这几天重新翻阅《射雕英雄传》，觉得金庸先生写一代大侠郭靖的成长史实在奇妙。郭靖生性愚钝，学什么东西都比别人慢。好在他有朴实、刚毅的一面，不管是向“江南七怪”学艺，还是得到全真派马钰的内功心法指导，抑或是后来在周伯通的玩笑下，竟把武林宝典《九阴真经》通背下来。他的学武秘诀只有两个字：扎实！加之为人侠义无双，以致智商胜他数倍的杨康、欧阳克等所谓青年才俊，最后的武学修为皆难望其项背。

记得书中洪七公不起黄蓉的美食诱惑，同意教郭靖“降龙十八掌”第一招“亢龙有悔”时，“北丐”口传心授，一掌推出，根茎粗壮的大树便于瞬间崩断。可傻小子郭靖掌风寥寥，但见近前一棵小树摇曳两下，便完事儿了。气得七

公大骂：你要干什么？你要搞啥？你算什么？这样叫松树摇摇两下算什么？笔者看到此处，不免失笑。郭靖这人，和天赋异禀的武学奇才相去甚远。而这背后实实在在地反映出金庸先生对于为人学武的高深见解：勤能补拙，天赋总是在你的勤奋达到绝对程度时才被激发出来。

然而这毕竟是杜撰的小说。历史上有真正的武学大师吗？想必是有的。言及至此，不得不提创始人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的武举制度。说来有意思，体现男性强悍体魄、勇武力量的这项考试，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帝提出。武则天的原意除了为国家选拔这方面人才外，也希望开通一条普通武人实

现阶层跃升的通道。而从后来武状元出身的郭仪平安史之乱，延长大唐国祚来看，这制度还是好的。

武举制度设立后，经历了一个不断废除、停止、重设、改革的过程。譬如元代和明代前期没有武举。且该制度从设置到结束，前后存在1200年左右，而有史料可查的武状元名录只有区区280人。武状元受关注的程度，也远远低于文状元。个中主要原因是文人对武人的轻视。欧阳修就大喇喇地说过，武人毫无价值，记录下来不过是浪费笔墨。

那么，武举考的又是什么呢？唐朝一考射箭，分马射和步射两种。二考体力，有“翘关”和“负

重”等内容。“负重”是让参考者背负重物步行，走得越多，成绩越好。而“翘关”，据笔者查考，“关”指古城门的门闩，很沉重，武人得单手握住门闩一端，然后平平举起。试想，这对臂力的要求有多高。三考身材和语言。身材最好高大威猛，语言大概口齿清晰就可过关。

前面说过，考武举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国家选拔优秀将领。可一个帅才哪里光有武艺就成，他还得通谋略，懂兵法，有大局观和忠诚度。唐代有郭子仪，可南宋，好像没有哪位名将是从武举科场中走出来的。仁宗时期，“应试教育”现象严重，导致了“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考试与实践脱钩。于是

为了现实需要，朝廷不断完善武举制度，譬如增加拉弓开弩的科目。同时还添选了文化内容的考核——要考生在了解兵书内容的基础上，完成策问。要是你文化成绩出众，懂得排兵布阵，朝廷就会格外青睐，加以录用——宋朝到底是个典型的重文轻武的朝代啊！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浙江出了不少武状元，这和南宋统治区域局限在南方有很大关联。

明代，江浙人依然在朝廷的武举中成绩斐然。因东南沿海寇盗进犯，文人习武，不足为奇。到崇祯帝，他还一度希望革除重文轻武的弊端。可明朝晚期，内忧外患，积重难返，任何有益的改革都已来不及了。

清代算得上是最重视武举的封建朝代。但凡你被钦点为武状元，立时授予三品将官衔。这对武人的诱惑力很大。还有，清朝统治者似乎不忍心看到大批考生在文化课上吃亏，起先是缩减了文考内容，后来索性废除策问，只要求默写《武经七书》(宋朝参加武举者必读的七本军事教科书)中百字左右的一段话。就这样，清代出了百余武状元，这次，直隶、山东等地占了50多个名额，北方城市的武状元比例可算上来了。但笔者怀疑这里面有让武人拱卫京畿的用意在，录取时政策倾斜了。倘是如此，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疯狂进攻还是完胜中国武人在弓箭刀石上的不懈努力。1902年，封疆大吏张之洞等上书请求废除在实战中于事无补的武举制度。

所以金庸也好，古龙也罢，他们笔下精妙绝伦的武功招式，可在文学中的江湖世界行侠仗义，于保家卫国的现实需要中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可见武侠小说家们更多宣扬的并非尚武精神，而是如郭靖领导的那场“襄阳保卫战”中“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气概。



这几天重新翻阅《射雕英雄传》，觉得金庸先生写一代大侠郭靖的成长史实在奇妙。郭靖生性愚钝，学什么东西都比别人慢。好在他有朴实、刚毅的一面，不管是向“江南七怪”学艺，还是得到全真派马钰的内功心法指导，抑或是后来在周伯通的玩笑下，竟把武林宝典《九阴真经》通背下来。他的学武秘诀只有两个字：扎实！加之为人侠义无双，以致智商胜他数倍的杨康、欧阳克等所谓青年才俊，最后的武学修为皆难望其项背。